

Xifang Xingfulun
Cong suolun dao Feierbaha

西方幸福论

——从梭伦到费尔巴哈

冯俊科 著



中华书局

西方幸福论

——从梭伦到费尔巴哈

冯俊科 著

X i f a n g X i n g f u l u n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幸福论：从梭伦到费尔巴哈/冯俊科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

ISBN 978 - 7 - 101 - 07754 - 4

I . 西… II . 冯… III . 幸福 - 研究 IV . 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8691 号

书 名 西方幸福论——从梭伦到费尔巴哈

著 者 冯俊科

责任编辑 朱振华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吉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6½ 插页 12 字数 28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754 - 4

定 价 38.00 元

001 再版前言

005 前言

第一章 ----- 导论

013 第一节 幸福的困惑

020 第二节 历史的启迪

027 第三节 为什么要研究西方幸福论

第二章 ----- 古希腊的幸福论

036 第一节 古希腊概况

040 第二节 梭伦的幸福论

048 第三节 伯利克里的幸福论

058 第四节 苏格拉底的幸福论

068 第五节 德谟克利特的幸福论

078 第六节 柏拉图的幸福论

087 第七节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

第三章 ----- 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幸福论

098 第一节 社会概况

102 第二节 伊壁鸠鲁的幸福论

- 113 第三节 斯多葛派的幸福论
- 126 第四节 怀疑主义者的幸福论
- 136 第五节 奥古斯丁的幸福论

第四章 —— 中世纪前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幸福论

- 148 第一节 社会概况
- 152 第二节 托马斯的幸福论
- 162 第三节 人文主义者的幸福论
- 171 第四节 布鲁诺的幸福论
- 179 第五节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幸福论

第五章 —— 17世纪西方的各种幸福论

- 192 第一节 社会概况
- 195 第二节 经验论派的幸福论
- 212 第三节 唯理论派的幸福论
- 226 第四节 剑桥学派及沙甫茨贝利的幸福论

第六章 —— 18世纪法国的各种幸福论

- 244 第一节 社会概况
- 248 第二节 梅叶与伏尔泰的幸福论
- 261 第三节 拉美特利与卢梭的幸福论
- 277 第四节 爱尔维修的幸福论
- 292 第五节 霍尔巴赫的幸福论
- 308 第六节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幸福论

第七章 —— 英国功利主义者的幸福论

- 326 第一节 社会概况
- 329 第二节 边沁的幸福论
- 341 第三节 约翰·穆勒的幸福论

第八章 —— 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幸福论

- 358 第一节 社会概况
- 363 第二节 康德的幸福论
- 378 第三节 费希特和谢林的幸福论
- 394 第四节 费尔巴哈的幸福论

这本小册子曾出版过两次。1992年初版，5年后再版，转眼近20年过去了。从1978年初萌动意、准备资料、动笔写作，直到第一次出版，其间整整15年。这15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也是我从一个20多岁的大学生到不惑之年的转变时期。20多岁的燕园学生，受先师学长风骨熏染，伴随改革开放浪潮，热血沸腾，激情满怀，对人生的幸福充满渴望。走向社会后，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思想，目睹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始知世事之杂，世路之曲，做人之苦，求福之难。理想与社会、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使我感到迷茫和困惑，促使我开始了极尽精力的思考和探索。初版导论中有一段话，就是我当时写作这本小册子的初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澎湃，终于冲开了幸福的‘魔瓶’，西方的各种幸福观顿时蜂拥而入，席卷中国大地。受禁欲主义、苦行僧主义思想影响几千年的炎黄子孙，像久旱禾苗逢甘露，拼命地吸吮着以往所缺乏的东西。对物质生活幸福的渴望，振奋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人们开始以激烈的态度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道德，抨击‘只要苦奋斗，不要吃穿住’的苦行僧主义。这种批判和抨击及时纠正了违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错误思想，但与此同时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少人只要‘人欲’，不讲‘天理’；只讲物质享受，不讲精神追求，金钱至上，

物欲横流。有人甚至说，‘天天吃肉，夜夜娶妻就是最大的幸福。’有的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花天酒地，而且人还不到40岁，就花数千元甚至上万元，买坟地，修坟墓，以求到阴间后继续享受幸福。还有的人全盘接受旧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只顾自己享受，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把个人享受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有的人好逸恶劳，一味追求享受，根本不去创造、奋斗。”因此，“了解各种各样的幸福观，加强对幸福问题的研究，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转眼近20年过去了。近20年来，特别是党中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民生，建设和谐社会，我国的思想界、学术界、理论界和全社会，对幸福空前关注，对于幸福的研究空前活跃，提出了许多哲理深刻、论述精辟、科学创新的思想和观点，同我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相比之下，这本小册子里的一些观点、论述和例子，大都带有那个历史时期的痕迹，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西方伦理学领域名人多如星辰，史料浩如烟海。历来的研究者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谓观点纷呈，丰富多彩。清人张潮曰：“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我对西方伦理学家们幸福论的学习、理解和感受，确与年轻时不同。但历史不能改写，痕迹不可抹灭。此次再版，除有个别地方删改外，大部分未改动。

作者

2011年元月于北京



前 言

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得到幸福？这是古人和今人都极为关注的问题。西方世界形形色色的幸福论更是给古老的东方人带来无限的遐想和巨大的诱惑。西方哲人对幸福问题的精辟论述和独到见解，会使人大开眼界，并能帮助人们去寻求幸福的真谛。

西方幸福论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幸福论。这个阶段的幸福论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具有明显的、朴素的自然主义的特征，即把幸福问题同人们的现实生活、物质利益联系起来，把幸福归结为某一种或几种能够使人得到快乐的行为方式。梭伦的“谁拥有最多的东西”，“才能给他加上幸福的头衔”；伯利克里的“最后的幸福不是如诗人所说，是谋利，而是得到同胞的尊敬”；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公正的事情”、“健康”，都可“视为幸福”；伊壁鸠鲁的“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乃是幸福生活的目的”等等，都是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幸福论的特征。西方伦理学史上最早的自然主义幸福论的代表人物是德谟克利特，他强调人对幸福的追求是人自然本性的需要，幸福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幸福既有物质生活的享受，又有精神欲望的满足。他坚持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来说明幸福问题，奠定了西方自然幸福论的基础。另一类具有唯心主义的特征。主要代表人物有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后期斯多

葛派和怀疑主义者等。如柏拉图认为“吃喝等等肉欲的快乐，好像笨重的负担”、“任何快乐都是没有必要的”；塞涅卡说：“没有任何情欲，没有任何精神恐惧的人叫做幸福的人”，“最高的幸福是在于精神上的无动于衷”；皮浪认为“聪明人应该像猪一样不动心”才能得到幸福等等，他们一般都否认幸福来自于现实生活，把幸福看成是同人们的物质利益、经济生活没有任何联系的精神实体。

第二阶段是中世纪的幸福论。这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宗教神学超自然主义的幸福论。宗教神学家们发展了柏拉图在理念中追求幸福的思想，宣扬后期斯多葛派片面强调“理性”幸福的思想，完全割裂了现实生活同幸福的关系。他们把人的幸福和与幸福有关的一切问题，往往都拿到“上帝”和“天国”中去解释，所有的基督教伦理学都根据《圣经》经典，把顺从、忍耐、禁欲看成是通往幸福的必经之路。认为尘世生活中没有任何幸福可言，只有心甘情愿地忍受苦难，虔诚地向上帝赎罪，死后方能进入“天堂”享受幸福。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最大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他继承了奥古斯丁的“幸福在于爱上上帝”、“幸福存在于来世”的思想，向人们大声疾呼：“人类的幸福，绝不在于身体上的快乐。”“万事万物的最后目的是上帝”，而“快乐阻碍了人接近上帝”，所以必须鄙视物质生活、拒绝肉体的快乐。宗教神学家们对尘世物质生活的贬斥，粗暴野蛮地剥夺了人类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反过来也促进了对幸福论在精神方面的探讨，这是宗教神学家们所没有料到的。

第三阶段是近代资本主义时期的幸福论。这个时期的幸福论继承了前两个阶段的思想内容，既有着自然主义的思想，又有着超自然主义的精神内容，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两者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从14世纪开始，资产阶级早期的思想家们扛起唯物主义大旗，向宗教神学及其唯心主义幸福论展开了坚决斗争。他们指出：幸福不在“天国”，而在人间；不在上帝，而在自己；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满足个人追求幸福的欲望。人文主义之父彼得拉克公开宣称：“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爱拉斯谟痛斥道：“基督徒们费尽千辛万苦追求的幸福，不过是一种疯狂和愚蠢而已。”布鲁诺针对宗教神学家们把人世间的痛苦推向极端，从而否认幸福与欢乐存在的唯心主义思想，明确指出：“没有任何存在的东西是纯粹不杂的。”“在事物中，如果没有痛苦，即也没有快乐。”人们只有奋起斗争，不向厄运屈服，才能追求到自由和幸福。他激情满怀地呼吁世人“粉碎厄运，抓住幸运的头发，当你觉得最有利的时候，就加快它轮子的运转，当你觉得适宜的时候，就打进一个钉子停止它的转动”。洛克指出：“一切含灵之物，本性都有追求幸福的趋向。”费尔巴哈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生命本身就是幸福”，“人的任何一种追求也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所有一切属于生活的东西都属于幸福”。这种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在反对宗教神学禁欲主义的斗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大都是庸俗唯物主义者，他们在抨击

“精神幸福主宰一切”、“精神幸福高于一切”的同时，又把自然主义的幸福论推向极端：绝对夸大了物质生活幸福的作用，认为“物质幸福高于一切”，从而忽视了精神生活幸福。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幸福论实际上是“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惟利是图、穷奢极欲的本性，在这种庸俗唯物主义指导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也有人把超自然主义的幸福论推向极端，宣扬空、虚、无为幸福。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论是西方幸福论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地继承了西方幸福论思想的精华，把物质生活幸福和精神生活幸福、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暂时幸福和长远幸福、创造幸福与享受幸福等内容科学地结合起来，创立了科学的、完备的无产阶级幸福观。由于不少专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进行了专门研究，故本书没有专章论述。

衷心地希望本书能使痛苦中的人们得到幸福，幸福中的人们得到更大的幸福！

作者

1997年4月10日于北京



第一章 导 论

有人说，要难倒一个哲学家，

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问他：

“哲学是什么？”这话的确具有一定的道理。

虽然我们不能据此逻辑地推出

“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定义”的结论，

但每个哲学派别的首创者对什么是哲学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

这在哲学史上确是到处可见的。

由此推论到幸福问题，

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谁要想难倒一个伦理学家，

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问他：“幸福是什么？”



第一节 幸福的困惑

有人说，要难倒一个哲学家，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问他：“哲学是什么？”这话的确有一定的道理。虽然我们不能据此逻辑地推出“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定义”的结论，但每个哲学派别的首创者对什么是哲学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这在哲学史上确是到处可见的。由此推论到幸福问题，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谁要想难倒一个伦理学家，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问他：“幸福是什么？”

倘若不信，你可以去询问一百个人“幸福是什么？”一百个人将会给你一百种不同的回答。即使那些最善于用抽象的、精辟的科学术语来反映客观事物的哲学家、伦理学家们，对幸福问题进行过无数次的探讨，也依然没有能够找到一个被绝大多数人公认为最理想、最科学的答案。翻开伦理学史，可以看到对幸福问题各种各样的回答，有的甚至相互矛盾，大相径庭。如有人说：“拥有最多的东西，把它们保持到临终的那一天，然后又安乐死去的人，……才能给他加上幸福的头衔。”^①而有人却说：“给人幸福的不是身体上的好处，也不是财富，而是正直和谨慎。”^②有人说：“人类的幸福，决不在于身体上的快乐。”^③而有人却说，“幸

013

^① 梭伦语。引自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2页。

^{②③}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4、276页。

福是连续的快乐”^①；“一个人的幸福即在于他能够保持他自己的存在。”^②据傅立叶说，单是罗马尼禄时代就有278种关于幸福的互相矛盾的定义。因此，著名哲学家康德无可奈何地说：“幸福的概念是如此模糊，以致虽然人人都在想得到它，但是，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意追求或选择的东西，说得清楚明白、条理一贯。”^③

这种对幸福的不同回答是很正常的。因为处于不同阶级地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哲学派别的人，都会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或认识。但问题在于每个对幸福问题进行研究的人，都力图使自己的幸福理论能够得以应用并使世人得到幸福，而结果却不尽人意。因为人们学习了这些理论之后，依然感到生活现实中的痛苦、不幸不断出现，忧虑、烦恼充满人生。也就是说，这些关于幸福的理论并没有使人真正得到幸福，甚至有的人对幸福问题懂得越多，反而越加感到痛苦。

幸福使人们感到困惑。

人们对幸福的困惑，原因何在？归根到底是幸福的理论面临着如下两个不可忽视的矛盾。

第一，幸福的理论同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伦理学家们都十分重视幸福问题，并进行过非常有成效的探讨和研究。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生活得幸福吗？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古希腊的著名伦理学家柏拉图曾劝告世人：为了使自己幸福，就必须克制自己的情欲，因为肉体欲望的满足并不能使人幸福。而当他向一位漂亮的的女人热烈地表达爱慕之情，并企图得到她

①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49页。

② 斯宾诺莎：《论文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③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66页。